

灵魂如风

■ 黄永

央红军四渡赤水。黎明将至，他却倒在了黑暗尽头。他的灵魂，坦荡而铿锵——纵使镣铐加身，脚步依旧稳如磐石。

3个月后，6月18日清早，长汀罗汉岭下晨雾苍茫。瞿秋白缓步走到一片青草地，盘膝而坐，对行刑者淡淡一语：“此地甚好。”

他唱起自己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声虽不高，但清晰坚定。枪声响起时，风掠过山岭，将歌声带向远方。

不久后，远在苏联的14岁的瞿独伊，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照片和遇难消息，当场昏厥。那时的她尚未理解父亲的抉择与坚守，只知道那个在雪地里佯装摔跤逗她笑、总带着牛奶渣来看她的“好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若非身体孱弱，瞿秋白也许能随军长征。临别之日，他把自己的良马让给年长的徐特立。半年后，生路摆在眼前：只需赴南京任职翻译，便可苟全性命。他摇头拒绝：“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他的灵魂，温润而刚烈——容得下莫斯科的风雪、女儿的欢笑，也扛得住刑场上的枪口。

枪声过后，一个父亲的背影，永远留在了女儿的梦里。

又过月余，8月6日，与瞿秋白同龄的方志敏，走向赣江边的刑场。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赣东北陷入重围。浴血奋战后，方志敏率部分官兵冲破封锁线，可主力部队仍陷敌阵。方志敏毅然重返包围圈，不幸在漫天风雪中被俘。

国民党士兵搜遍他全身，连一个铜板也未找到。

囚室中，他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他未曾亲眼见过那样的中国，笔下却真切滚烫，如在眼前。蒋介石派人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只回答了一句：“赶紧下令执行吧。”

他的灵魂，清贫而炽热——身无他物，却怀抱民族的未来。

风雨卷过赣江，吹过他最后伫立的地方，也把“可爱的中国”，吹向了后来者的春天。

在乡间长大的女儿方梅，一度以为自己是无依的孤儿。直到17岁那年，她读到父亲的文字，才第一次在心底轻声呼唤：“爸爸……爸爸……”

刘伯坚、瞿秋白、方志敏，他们的生命，未及繁茂，便已早凋。他们留下的，是灵魂的模样：在面对苟活机会时，毅然赴死；在可以沉默时，选择歌唱；在生死抉择中，坚守初心。

也许，他们低头、签字、转身，便可偷生。可他们偏要站着，偏要写，偏要用最后的生命告诉后人：这人间，值得奔赴；这山河，值得守护。

如今，金莲山松涛阵阵，罗汉岭翠柏成林，赣江水奔流不息。世间再无当年阴森之刑场、铁窗之寒夜。

可灵魂呢？今人寿命更长、行迹更广，拥有更多，内心却常感空茫。因为灵魂，本是生命之精髓。它无形无相，却能在人沉沦迷乱时，唤醒沉睡的梦想；它如同明镜，照见真实的自己，剥去层层伪装，显露本心光芒；它不靠喧嚣彰显存在，只在寂静的抉择中，绽放力量。

人生的价值，从来不以生命长短衡量。刘伯坚、瞿秋白、方志敏用义无反顾的牺牲证明：灵魂比生命更重要。而我们，要用活着证明：坚守初心、坚定信仰依旧可贵。

有些人活着，灵魂早已枯萎；有些人逝去，灵魂永远鲜活。差别不在年代，而在于是否还听得见内心的声音，是否还守得住心中的信仰。

三位革命者，灵魂如风，拂过岁月，融入山河。

它不囿于碑文，不在书页之间，而是长存山河大地，活在我们对初心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诚之中。

感念

1935年春夏，中国大地浸在血色之中。中央红军主力远征，中央苏区陷落，白色恐怖如铁幕笼罩南方。就在这段至暗时间，三位共产党人相继走向刑场——3月21日，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江西大庾金莲山慷慨赴死；6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方志敏于福建长汀罗汉岭从容就义；8月6日，南昌赣江之畔，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昂首挺立，迎向射来的子弹……

三个人的生命，分别止于40岁、36岁、36岁。

他们留下的，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精神的起点，如风无形，却继千钧之力。

1935年3月11日，刘伯坚被押解穿过大庾县城最热闹的街市移狱。国民党意欲当众折辱，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在人潮中穿行。可敌人未曾想到，这位1922年入党的革命者，竟将镣铐的铿锵撞击声，踏成了诗的韵律——“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10天之后，就义前的最后一刻，他在给妻子的信尾平静写下：“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笔迹沉稳，一如平常。

可他无从知晓，妻子王叔振几乎与他同时牺牲；更不会知道，妻子留下的唯一信物，是半张纸条。1931年4月，王叔振将未满两月的小儿子托付给一户农家，把写有“承先启后”4个字的纸撕成两半，一半留给孩子的养父母，另一半自己带走，以待来日相认。40多年后，3个儿子捧着永远无法拼合的残纸初次相见，相拥痛哭。

刘伯坚就义的同一天，长征路上的中



太行春(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

周令钊作

军营纪事

营区后有座山，名为大嶂山，东西横亘，若巨幔垂天。营区里的官兵为它谱上军旅节拍，取“大嶂山”谐音，亲切称它——“打仗山”！这名字如铁钉楔入营盘，也燃烧在士兵胸膛。

一

我与“打仗山”结缘，是2017年去采访“时代楷模”王锐的报告文学。

记得初见王锐，是在罗浮山油杉岭。当时王锐给人感觉比明星还忙，我只能“走路采访”。

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散步。我问，提不了干，也坚持干下去？

他说，干下去，直到干不动。

我问，干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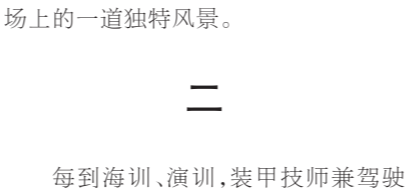
他若有所思地回答，对。有一天，五公里跑不及格了，我会主动申请离开。

一晃近10年过去了。这些年，王锐不仅没有离开，而且创新13项战法训法，整理出24幅保养“流程图”“夜间海上驾驶纠偏法”“行进间360度任意角射击要诀”等，14次打破训练纪录，11次在比武中摘金夺银。他先后获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等，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此次，在“打仗山”下，我再次见到王锐。现在，他已36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是单位的车长总教头。单位领导告诉我，他们的专业集训很大程度上靠王锐这样的“教头”撑着。在这里，军士组训、军士衔领，多年来一直是训练场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二

每到海训、演训，装甲技师兼驾驶员



敌人哪敢贴着树梢飞
我们还用趴在雪地里
眼睁睁看着战友牺牲吗
现在
有这样的飞机护着我们
很好，很好啊

祖国，我回来了

——写于第十三批在韩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之际

■ 琚振华

我披上了五星红旗
红红的，真鲜艳
一个小伙子把我抱在怀里
带着亲人般的温暖
他穿着笔挺笔挺的军装
哪像我们那时候啊
破旧的棉袄，风一吹就透

他带我来到一架大飞机跟前

真大
机身后的门，像张大嘴
一口能吞下一辆坦克
我抬头看见硕大的军徽
这是咱自己的飞机啊
我牺牲的时候
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飞机

起飞了
不吵，有一点点晃
像小时候的摇篮
闭着眼睛
竟然看见了妈妈
我好多年都没有看到妈妈了

从仁川到沈阳，一个半小时
这一个半小时的路
我走了70多年
那年跨过鸭绿江
头顶敌机炸个不停
脚下是雪、是冰，是冻死的战友
我倒异国
一辆就是几十年
窗外忽然有东西飞过去
很快，闪着光，像只鹰
他们说，那是歼-20
是最厉害的战斗机
是专门来为我们护航的

当年要是有这么一架

“打仗山”下的兵

■ 魏远峰

员、三级军士长张景勇总是睡得晚、起得早。他凌晨3点检修完战车睡下，5点多又醒来。伸伸胳膊，微微酸痛，想再躺一会儿，他心里马上会响起一个声音：“张景勇，起床了！”

早饭毕，参训人员海滩列队，值班员报告后，他行至队列前朗声宣布：“课目，海上驾驶……”

张景勇，山东人，2004年入伍。22年间，他用心用情最多的是战车。在他心里，晨风里的战车，仿佛在哼唱《晨光曲》；上下午，马达轰鸣，像是在唱《强军战歌》；夕阳下，战车卷尘归来，又像是在唱《打靶归来》……22年，他就像一台发动机，行程循环、动力澎湃，一点点让自己扎实起来，攒得胸前奖章一片。

当年，他来到装甲车驾驶员集训队报到，“师傅”递给他一本被翻得烂兮兮的《驾驶员教材》，一字一句说：理论不过，别想碰车。

那段时间，对张景勇来说，是一段难忘的跟自己较劲的时光。

白天，他在机舱、驾驶室，辨认油底壳、滤清器；夜里，他拿教材对照背记发动机、离合器结构，“啃”动力箱、差速器原理。实车练习时，他利用战友休息间隙，爬上车继续感受挂挡、加油，想象着战车驰骋、尘土飞扬……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年，张景勇考取驾驶二级，被评为“优秀士兵”，成为预备党员。第二年，他考取驾驶一级。第三年，驾驶特级，立三等功。张景勇告诉我，他这些年就想干一件事：把装备弄明白。

张景勇常说，每名驾驶员，都是一块钢甲，淬炼的目标、过程，都指向未来战场！

3年前，某演习中，一辆战车触礁，车体严重右倾，随时可能翻车。危急时刻，张景勇说：“让我来！”

水下礁石林立，拖救车无法靠近，只有慢慢开、挪下它，可挪车风险很大。

张景勇钻入驾驶室，踏下离合，车体剧烈晃动。一种脚底蹬空、摇摇欲坠感，让张景勇心里一紧。他微抬油门……收悬挂、闭水门，制动、转向，战车顺利脱挂。

周赛龙目光如鹰，指尖在平板上发指令：“前出！前方150米，障碍区。”

“发射！”

“砰！砰！砰！”一条条爆破带飞

路两边全是人
孩子手捧着花
老人擦着泪
士兵挺直腰板，给我们敬礼
我看见一个和我当年差不多大的孩子
穿着干净校服
举着小红旗
脸蛋圆脸红红
一看就没挨过饿
他感受不到什么叫轰炸
他感受不到什么叫饥荒
他感受不到冻掉脚趾头继续往前冲
哎，感受不到就好
感受不到就好啊

指导员，你看见了吗
你说的话，成真了
我们的仗，没有白打
我想笑，却笑不出声
我想哭，却没有眼泪
我想问一句
这就是我当年的祖国吗

不——

这已不是曾经贫穷落后的祖国
它比我在梦里见过的
比我在信里写过的
比我牺牲前拼命回忆的
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

祖国

我回来了！

新兵连是新奇的开始
更是磨炼的序幕
站在西北大漠凛冽的风中
我迈入军旅生活坚实的第一步

三个月后，训练结束
我当上了一名警卫战士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在机场停靠抑或空中飞行的战机
每天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

虽然，我并不是飞行员
只是一名普通的警卫战士
但内心深处已把守护的每一架战鹰
都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出了机场

战车下登陆舰，泛水冲峰、逼近滩头，需从“水上工况”转“水陆工况”，过程要一分多钟。在一次训练中，张景勇突发奇想，“先行介入，预置转换程序，行不？”试验中，车近滩头，他手疾电转换成功，时间10秒内。他将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总结提炼，并建议上级推广。

这门技术很快派上用场。2021年，旅受命演练装甲车上下滚装船，各路高手纷纷铩羽而归。“诸葛亮会”上，张景勇说，应该能上。他登上战车，车逼近栈桥，临近了一键转换，加大油门，“上去了！”

他随即现地教学，人人过关。这些年来，张景勇扎根岗位，不断完善装备。2022年，某海域演习，一台战车前滑板异常收回。回来后，他想，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直到一天看见一只柴油泵——他灵感忽现，画草图、开模具、车铣，发明出一种“液压锁”。这个小发明，让困扰厂家、部队多年的滑板异常收回问题得到解决。

三

周赛龙，湖南人，一级上士，排爆技师兼班长。初听他名字，是单位领导告诉我，周赛龙的破障车，在演习中大放异彩。2025年，某“扫雷破障行动”攻关，紧要时刻，导演部下达情节：浅水区复合雷场，严重威胁登陆步兵与装备。

周赛龙带破障分队，取下自研破障无人船，手捧终端下达指令，“前方750~900米，雷场。”破障小队甄别目标，一组漂雷、两枚沉底雷、五枚抗登陆水雷。他随即指挥各操作手分别锁定目标，“爆破”指令下达，水柱冲天、残片飞散：“通路打开。”

演训紧张推进，冲锋舟冲滩分队裹挟水花驶来。导演部通报：“前方150米，障碍区，阻我步兵。”

周赛龙目光如鹰，指尖在平板上发指令：“前出！前方150米，障碍区。”

“发射！”

“砰！砰！砰！”一条条爆破带飞

路两边全是人
孩子手捧着花
老人擦着泪
士兵挺直腰板，给我们敬礼
我看见一个和我当年差不多大的孩子
穿着干净校服
举着小红旗
脸蛋圆脸红红
一看就没挨过饿
他感受不到什么叫轰炸
他感受不到什么叫饥荒
他感受不到冻掉脚趾头继续往前冲
哎，感受不到就好
感受不到就好啊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山海之间扎根，把热血呐喊

融入山河，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山海之间扎根，把热血呐喊

融入山河，在

高原兵

■ 堆雪

他们敢在这里与你比海拔
从一两千米到三四千米，再到五千米
直到道路挣脱道路的定义
成为云梯——悬垂的，直立爬升

在这里，云朵是偶尔停泊的肩章
星辰是常听不厌的耳语。有时，他们扛着云走。有时走在凝固的云涛之上
当暮色四合，星群俯身
都来听他们梦呓乡音

在这里，他们翻过达坂的险峻
穿过风口的凛冽
跨上马，身形融入苍穹
沿着边防线，一段一段巡逻

当人马隐入山隘，只有盘旋头顶的鹰提醒你
那些被夕晖熔铸的轮廓，怎样成为昆仑的余脉
姓名，已交给山河保管
山谷深处
激荡着他们走向春的呼吸和悸动

新兵连是新奇的开始
更是磨炼的序幕
站在西北大漠凛冽的风中
我迈入军旅生活坚实的第一步

三个月后，训练结束
我当上了一名警卫战士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在机场停靠抑或空中飞行的战机
每天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

虽然，我并不是飞行员
只是一名普通的警卫战士
但内心深处已把守护的每一架战鹰
都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出了机场

出，一片片烈焰燃烧，泥沙、障碍破片飞起……“通路打开。”

“前方装甲阻绝墙，阻碍装甲车！”周赛龙随即指挥破障车，炮弹尖啸飞出，“轰”地击中墙体，阻绝墙塌出一个大口子。

在很多战友看来，周赛龙和破障小队训练中轰开的是水陆滩头障碍，也是一个个实现战斗力提升的新突破。周赛龙所带班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本人被集团军评为“爱军精武标兵”，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四

两次到“打仗山”下，从王锐到张景勇、周赛龙，我总感觉他们身上有种共同的气质。那是一种特殊的“范儿”。这“范儿”，不仅在他们三人身上有，也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气质。

王长亮，辽宁人，荣获陆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被南部战区陆军表彰为“爱军精武标兵”，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近些年，在他的带领下，旅抢救保障力量完成海上故障抢救300余次，处置水际滩头重大险情6次，处置近岸海域战车触礁3次。训练中，他将所知所学倾囊相授，让各营都有救援力量和救援骨干。

刘波，山东人，射击总教头，梳理出《实弹射击车组协同要点》《射击实施规范》，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一次重大演训中，他带领车组在高浪条件下连续射击，首发命中，4发全中。他开设“铁甲小讲堂”，培养骨干500余名。

……

这个名单列下去，还很长。铁甲洪流奔涌不息，他们将钢铁意志，汇成“打仗山”下一曲气势磅礴的青春交响。

大嶂山——“打仗山”，连绵逶迤。

山下，一个偌大的军士群体昂首挺立。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许多年后，大嶂山真会叫“打仗山”呢！到那时，人们定会记得：曾有一群军人，在

一次次迎着黎明送别战鹰
一次次在余晖里等待归航
人在地面，心向苍穹
因为，我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一个蓝天梦
有着对祖国蓝天
同样的深情

